

歷史與空間

周軒浩

「捨生取義 兒所願也」

「捨生取義，兒所願也。」乃電影《八百》的其中一個鏡頭畫面。影片中講到中國軍人陳樹生（鄭愷飾）向戰友塞上一團白色布條，旋即身上綁著數個炸藥，毅然從上海四行倉庫高樓一躍而下，與倉庫下的日軍同歸於盡。其後東北兵老鐵（姜武飾）掀開這塊白色布，上面寫的就是這八個字。
由管虎導演耗時四年製作的《八百》，以1937年10月下旬淞滬會戰尾聲的四行倉庫保衛戰為故事背景，主要呈現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將士視死如歸、頑強抵抗、拚命守著倉庫大樓的慘烈戰況。此片集結了內地眾多「大腕」參演，包括：王千源、姜武、黃曉明、黃志忠、張譯、李晨、魏晨、姚晨、劉曉慶、唐藝昕、辛柏青、杜淳、鄭愷、歐豪、余皚磊、侯勇、曹衛宇、馬精武、俞灑明、梁靜……
《八百》一個多月前在香港上映，片長近兩個半小時，筆者從頭看到尾，其間用紙巾拭淚不下五次。電影中感人的畫面與對白不可勝數，諸如：何香凝（姚晨飾）目睹四行倉庫的中國士兵綁上炸藥相繼跳樓赴死時，念念有詞道：「國人皆如此，寇何敢？」任職上海灘賭場的江湖好漢「刀子」（李九霄飾）知道自己跑得快，立馬二話不說，勇字當頭地搶在青幫一眾死士前冒死給國軍送電話線，最終求仁得仁，殺身成仁；上海童子軍戰地服務團女童軍楊惠敏（唐藝昕飾）眼看上海公共租界遍佈列強旗幟，唯獨欠缺中國國旗，於是冒著槍林彈雨，從上海租界摸黑游過蘇州河，將一面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」交給四行倉庫內的國軍將士；鎮守倉庫的指揮官謝晉元（杜淳飾）語重心長地向娃娃兵小湖北（張俊一飾）說：「靠我們這區區四百來人是扛不住的，得靠身後這四萬萬人來扛。我們要叫醒他們。」一連班長朱勝忠（魏晨飾）夜闌人靜時木無表情地喃喃自語：「丈夫許國，實為幸事。」等

。但筆者腦海中揮之不去的片段還是陳樹生為國捐軀及其遺下的「捨生取義，兒所願也。」
歷史上陳樹生（1916-1937）真有其人。他來自湖北利川，18歲時在家鄉參軍，被編入國軍第88師補充團第一營。在1937年10月那幾天贛南人口的四行倉庫保衛戰中，陳的軍銜是國民革命軍陸軍第九集團軍第88師第262旅補充團第一營二連二排四班副班長。10月29日，一隊日軍潛伏在四行倉庫底層，他們企圖用炸藥包摧毀倉庫大牆，從而撕開突破口攻進倉庫內。由於這些日軍以鋼板作掩護，所以能悉數避開樓上國軍的槍彈攻擊。為瓦解日寇的陰謀，陳樹生往自己身上捆著炸藥，化身人肉炸彈，從六樓跳入日軍當中，與兇狠的敵人同歸於盡，犧牲時才21歲。影片中陳樹生一句「給我媽！」，然後將寫有「捨生取義，兒所願也」的白色布條給連長、做個軍人敬禮手勢並慷慨赴死的壯舉，教人潸然淚下。
作為一個父親，筆者看到這一幕可謂百感交集。一方面，相信全天下沒有一個父母不會為自己的孩子英年早逝而哀慟。另一方面，又會為有一個因保衛國家而殉國的孩子引以為榮。雖然從小到大父母和師長教導我們生命是最重要的，可在那個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，被侵略者蹂躪得體無完膚的同胞們哪裏還有選擇的餘地？正如漢朝太史公《報任少卿書》裏那番名言——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」為了民族大義，為了國家存亡，抗戰時中國有千萬萬個「陳樹生」前仆後繼、捨生取義。
「捨生取義」這四字源自孟夫子的「魚，我所欲也，熊掌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捨生而取義者也。」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生命是我



當年的四行倉庫 網上圖片

想要的，道義也是我想要的，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，那麼我寧願犧牲生命而選擇大義。
義，是儒家思想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中的一個核心要素，亦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。《中庸·第二十章》孔子提到：「義者，宜也。」孔聖人主張義是凡事都要做得適宜，做得合理、合法、合情，也就是該做的便一定要去做。孟子說：「羞惡之心，義也。」他認為羞惡之心是義之端，而且羞恥、憎惡的心，每個人本身都會有，是與生俱來的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則指出「義」是會意字，從我，用我身上的觀點去辨別是非，在人家有需要時，及時伸出援手，幫人家一把；從羊，「羊」自古以來是祭祀用的祭品，有自我犧牲的意思。所以「義」的本意是合乎道德的行為或道理，為了合乎道德、道義的事情可以奉獻自己的性命。於是乎，春秋戰國時代五大刺客：專諸、要離、荊軻、豫讓、荊軻，甘願奉獻自己頭顱的樊於期，投江自盡的屈原，南宋右丞相文天祥，晚清維新志士譚嗣同，黃花崗革命烈士林覺民，解放軍勇士董存瑞，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……一個個別人家的兒子，上演了一齣齣赤膽忠心的捨生取義。
時至今日，新中國已經踏上了站起來、富起來、強起來的民族復興之路，我們身邊始終不乏「捨生取義」的英雄兒女，譬如那些盡忠職守、救急扶傷、置生死於度外的邊疆護國戰士、消防員、警察、醫生、護士等等，無時無刻也用行動告訴我們：「生命是我想要的，道義也是我想要的，如果這兩樣東西不能同時得到，那麼我寧願犧牲生命而選擇大義！」

書若蜉蝣

葉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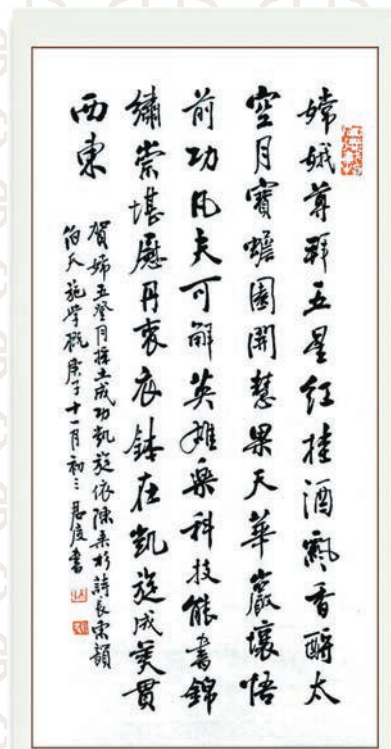
英女性怪誕小說集

話說恐怖小說盛行的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，有名氣作家有哪些呢？人們大多只知道M·R·詹姆斯（MR James）、查里斯·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、威廉·霍奇森（William Hope Hodgson）、喬瑟夫·雪利登·拉·芬努（Sheridan Le Fanu）、阿爾傑農·布萊克伍德（Algernon Blackwood）及威爾基·柯林斯（Wilkie Collins）等男作家，又有多少人聽說過瑪麗·E·威爾金斯·弗里曼（Mary E Wilkins Freeman）、伊夫琳·亨蒂（Evelyn Henty）、奧利弗·哈珀（Olive Harper）、埃莉諾·莫丹特（Elinor Mordaunt）、萊蒂斯·加爾布雷斯（Leticia Galbraith）和比西亞·瑪麗·克羅克（Bithia Mary Croker）等女作家呢？
大多數人沒有聽說過女作家們的名字絕非偶然；在上個世紀，恐怖小說女作家的名字就已被歷史中被抹去；如今歷史的真相終被幾位兢兢業業的文選編輯揭示。多虧他們的深入調查和研究，恐怖小說創作領域的性別平衡得以恢復。
梅麗莎·艾德蒙森（Melissa Edmondson）為19世紀和20世紀初英國女作家研究方面的專家，同時，她對超自然小說也特別感興趣；艾德蒙森在2019年出版《女性怪誕小說集》（Women's Weird），此為第一本專收錄被歷史遺忘的女作家所創作的恐怖故事的選集，其中包括伊蒂絲·華頓（Edith Wharton）的《柯爾夫》（Kerfol）及伊蒂絲·內斯比特（Edith Nesbit）的《影子》（The Shadow）等經典作品。艾德蒙森在序言中引用瓊安娜·羅斯（Joanna Russ）1983年發表的作品《如何抑止

女性寫作》中的內容，揭露男性編輯是如何以犧牲女性為代價來捍衛男作家。
艾德蒙森的《女性怪誕小說集2》（Women's Weird 2）也出版，選集收錄13個鮮為人知的故事，作者卻是家喻戶曉，如《令人難以寬慰的農莊》的作者斯特拉·吉本斯（Stella Gibbons）及《綠山牆的安妮》的作者露西·莫德·蒙哥馬利（LM Montgomery）。
艾德蒙森有此說法：「男性編輯更喜歡父子衝突和英勇抗爭類型的主题，而女作家創作的超自然題材的作品往往對這種傳統的、比較粗糙的男性價值觀持批判態度，女作家所創作的故事注重自身經歷，因此她們的作品往往容易被貼上過於貼近生活的標籤，無法與男作家的作品相提並論，每當討論起女作家創作的恐怖小說，此標籤就帶有相當輕視和否定的意味；對此，我非常不認同，說得好像世人都覺得家裏不會有什麼可怕的东西——其實家裏有可能才是最可怕的地方，因為家本應為我們感到最安全、也是我們最能掌控的地方。」
四年前，約翰尼·麥恩斯（Johnny Mains）搜集許多不為人知的小說，準備將故事整理成文集；也就是從那時起，他開始研究和挖掘那些被遺忘的女性恐怖小說作家；當時在搜尋檔案的過程中，他發現一位澳洲詩人創作的《馬賽琳小姐的幽靈》（Miss Massereene's Ghost）；麥恩斯指出：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位女作家在1889年創作如此故事，從那以後，這個故事就再也沒有被重印過；於是決定繼續發掘一探究竟，看看到底還能找到多少新的恐怖故事？

施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法：梁君度



賀《婦五登月採土成功凱旋》
依陳彥彬詩長東韻
伯天施學概鞠躬
嫦娥尊拜五星紅，桂酒飄香醉太空。月寶蟾圓開慧果，天華若壤悟前功。凡夫可解英雄樂？科技能書錦繡崇。堪慰丹衷衣鉢在，凱旋成美貴西東。
庚子十一月初三吉祥

豆棚閒話

青絲

棋差一着

琴棋書畫向為聞人雅事，古時的才士俊彥、名門淑女、青樓歌姬，都必須熟諳這四項技能，方能一掃面上三斗俗塵，彰顯出不俗的品位。弈棋作為智力型遊戲，更是呈現個人天賦的最佳方式。過去的士大夫，多為人中翹楚，才智上常有爭勝競逐之心，加上與人對弈也是一種重要的交際手段，能擴大人際往來的接觸，促進友誼。故一經發軔，就很快成為文人四藝之一。
南宋時，京城臨安是商業繁華的旅遊勝地，衍生了大批從業者。一些粗通詩書但精於弈棋的市井子弟，從事導遊業務，專門陪同從外地來的有錢人，或新晉的京官在臨安城內各處遊玩，下棋消閒，增添情趣。弈棋在傳統生活中，能營造出享樂主義信念，煽動起錚錚階層的審美感受。
弈棋的樂趣，很大程度上是靠對手烘托，越是與強手抗衡，成就感也越高。古人下棋，除了要準確預判棋勢的發展，還要比拚

耐性和毅力，因雙方落子前，不管思考多久都無時間限制。這一過程也是涵養功夫和耐性的較量，能保持心態平和、不厭不躁的人，會更具優勢。若是性情急躁，遇到一個慢吞吞的對手，縱使棋力比對手高，也會被消磨得心神大亂，一着不慎便斷送了好局。
南朝梁武帝蕭衍下棋，每一步都要長考，大臣到溉被召去陪下棋，經常等到睡着了，梁武帝仍未落子。到溉又不敢出聲催促，只能坐在對面東倒西歪地打瞌睡，被梁武帝作詩嘲笑：「狀若喪家狗，又似懸風樞。」北宋時，王安石的棋力很差，每次看到自己的棋要輸了，就開始悔棋，從下錯的地方收回重下。下棋若是遇到不堪的對手，亦未必風雅，也可能是一件苦差事。
下棋的人，涵養功夫和耐性練到了至高境界，即使泰山崩於前亦面不改色。《三國演義》裏，關羽就是一邊下棋，一邊接受華佗刮骨療毒。東晉宰相謝安與人下棋，收到淝

水之戰的捷報，神色如常地繼續落子，也被後世傳為佳話。南朝宋人王羲更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宋明帝擔心自己死後，大舅子王彧會有異圖，派使者送毒藥給王彧，讓他自盡。王羲正與門客下棋，打開手諭看完，面無表情地摺好放到棋盤下，直到棋局終了，把棋子收好，他才跟人說是收到了賜死的手諭，接着又寫完感謝的回信，才飲藥而卒。這種定力，絕不是一般人能練成的。
但棋力卻如飯力，怎麼也勉強不來。我少年時為了提高棋藝，曾找來棋譜照着苦練，以至於有一段時間，晚上做夢都是下棋，但收效甚微，技不如人還是不如人。我只好放棄。自尊心強的人，會很難忍受下棋總是受挫於人，這種天賦上的差距，也並非憑着一腔血氣苦練就足以彌補。蘇軾曾坦承平生有三件事不如人：吃酒、下棋、唱曲。自承其短，坦然面對自身的不足，也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。

手寫板

雨凡

冬至

歲末年底，天寒地凍，冬至到來。
冬至，二十四節氣之一。古人對冬至的說法是：「陰極之至，陽氣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長之至，故曰冬至。」
冬至過後各地氣候都進入一個最寒冷的階段，也就是常說的「進九」，人們開始添衣禦寒，冬眠的動物開始養精蓄銳。
冬至大如年，民間有慶賀冬至的習俗。《漢書》中說：「冬至陽氣起，君道長，故賀。」冬至以後，白天漸長，陽氣回升，節氣開始輪換，它是個吉日，應該慶賀。因而，冬至日要吃湯圓求團圓，要祭祖思親祈平安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《冬至夜思家》中寫道：「邯鄲驛逢冬至，抱膝燈前影伴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還應說著遠行人。」表達了濃濃的思親之情。宋代詩人陸游在《辛酉冬至》中吟道：「今日日南至，吾門方寂然。家貧輕過節，身老怯增年。」
中醫學認為，冬至是個進補的節氣，人們要調養身體，孕育精力，以使用良好的狀態去迎接新春的生機與活力。我

很喜歡這種說法，因為，只有在經歷了寒霜的考驗與磨礪之後，生命才能從一片蒼茫蕭瑟中復甦，才能夠獲得勃發的力量，那是一種深沉激越的美麗。
冬至是寒冷的，也是溫暖的。每到冬至，母親都會用新鮮的羊腿肉與白嫩的蘿蔔等菜品煲湯。湯煲好了，盛入白淨的瓷碗中，蒜泥、香菜、蔥段是不能少的，均勻地撒在色澤鮮亮的湯麵上，低眉之間，那濃郁悠遠的香味撲鼻而來，沁人心脾。全家人就在冬至裏享用這樣的禦寒美食了。
冬至以它特有的方式和言語，釋放着它的韻味。冬至，寒冷之極，每個心靈都想尋找一處溫暖的所在。
這個時候，因為寒冷，人們會聚集在一起噓寒問暖；因為寒冷，人們會少出門，盡情享受家庭的溫馨；因為寒冷，人們更渴望接受和付出熱乎乎的感情。冬至讓人們相互靠得近些，更溫暖些……
「天時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陽生春又來。」冬至已至，新春不遠，所有的世間萬物亦會隨之熱情奔放開來，新的希望和收穫也就越來越近了。

來鴻

魏以進

想起我的爸媽

乾冷的下午天空陰沉，遙望家鄉魏家坡的方向，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爸媽。
小時候，爸爸在外地教書，我和媽媽在魏家坡；後來，爸爸和我在一起，共享天倫；現在，爸媽在土地裏，我在忙碌的世上。若時光能夠倒流，我想多聽聽爸爸的責備。然而，幸福的時光總是短暫的，甚至來不及告別，歲月就成了永別。
人生幾十年，轉瞬即逝，往往還沒盡孝，父母就已匆匆離去。那一刻，你會突然發現，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並非只停留在字面上，那是真正的切膚之痛。
你會驚嘆、感慨，父母的嘮叨原來是那麼溫暖、貼心，如同天籟；你會追憶、回望，父母在你淚眼朦朧中成了你心中永遠的那股清音，那盞明燈，照亮你前行。
爸爸魏宗柱，生前也是一個老師。在他近40年的教育生涯中，總是那麼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工作，小心翼翼清清白白做人，寧可自己吃虧受累，也絕不辜負他人。爸爸出生於分鄉插旗魏家坡，小學畢業時因家貧輟學，在家幫爺爺婆婆種田。1956年才考上大學，畢業時卻申請去了屈原故里秭歸。當時的秭歸異常貧困，工作和生活條件非常艱苦，出門基本靠步行。就是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中，爸爸在那裏堅守了4年，把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獻給了秭歸的山山水水。1962年爸爸調回家鄉宜昌縣，在地處西北山區的霧渡河初級中學做了3年的語文老師和班主任。教書幾乎成了爸爸的全部，很少回家。我曾看過爸爸當時的工作筆記和課本，全都是用毛筆寫的，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就像規規矩矩的音符，直撲眼簾，扎根我的心

底。那樣的敬業精神，真的如夜夜的天空，星輝斑斕。直到年過花甲，他才抱病退休。
爸爸就像一頭老黃牛，除了埋頭工作，還喜仗義執言。正因如此，雖然爸爸工作上做了很多，卻與榮譽無緣。他常說，只要無愧於心，有沒有蓋有印戳的紙，都無所謂。倒是退休之後，各級各類榮譽紛至沓來。別的人都去享受人生了，唯有爸爸還在無償地做着關心下一代的工作。為編好一份內部小報，從撰稿、編輯到校對、發行，爸爸都親力親為，有時半夜了還在修改文稿。後來，爸爸病倒了，身體每況愈下，仍放心不下手頭的義務勞動。到了最後，病重加劇，痛不欲生，可爸爸仍堅持記日記，直到生命的盡頭。
爸爸的一生，是艱苦奮鬥的一生，無私奉獻的一生，堅持學習的一生。爸爸沒有給我們兄弟留下任何遺產，唯有他不畏艱險吃苦耐勞與人為善無私奉獻的精神。在我的心中，這卻是比什麼都珍貴的財富。受爸爸的影響，我們發憤讀書，從鄉村來到縣城。無論在什麼樣的境遇裏，我都堅持學習。我和爸爸一樣，沒有其他的嗜好，只有沉浸在書海中，才能感受到來自內心真正的充實和快樂。爸爸雖然離開我們已快11年了，可他的精神和品格永遠留在我們兄弟的心中。
在我的眼裏，爸爸就像家鄉魏家坡的山，厚重堅強；媽媽則是那裏的河，柔中帶剛。
媽媽宋玉萍，出生於分鄉南壩陽坡，年輕時是生產隊裏的女能人。和爸爸結為連理後來到魏家坡，挑起了家庭重擔。上面要贍養爺爺婆婆，中間要照顧叔叔姑姑，下面則要

撫養我們兄弟四個。除了做家務，還要參加生產隊裏的生產勞動。
那時媽媽年輕，一心撲在生產勞動上，不僅擔任婦女隊長，還參加培訓掌握了助產技術，經媽媽親手接生的孩子估計得有幾十上百個。
媽媽有個永遠的心痛。弟弟小時好動，爬到火裏燒了，由於當時村裏醫療條件差，媽媽又忙於農活，沒能及時醫治，弟弟臉上留下了疤痕，至今依舊孑然一身。
媽媽長年在老家撫養我們兄弟四個，一直到1986年秋隨爸爸遷入縣城。按政策本應可以招工，因爸爸不願求人而永遠失去了機會。媽媽是賢妻良母，照顧爸爸的飲食起居，還幫忙帶孫子，不辭辛勞。爸爸走了，媽媽還在為小孫女操心忙碌，奔波於家庭和菜場之間，直到完全喪失行走與言語功能，認不到她的兒子我們。殘酷的痛定格在我的心裏。
媽媽雖沒有什麼文化，可明白事理，深諳樸素的人生哲理。在媽媽的影響感染下，我們兄弟四個善良正直，遇事都能站在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，雖位卑，卻絲毫不低下。分離是必然的，只是來得早了些突然了些。
爸爸生前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師，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做事總是那麼認真，生活是那麼儉樸。媽媽只是個微小的農民，可她是我心中的標杆。
時光的腳步穩健而匆忙，不經意間濾去了我的許多記憶，唯有媽媽的品行與人格，猶如初升的太陽，光芒四射。一個人大腦的存儲空間是有限的，可爸爸卻在我腦海的核心位置大量留存，永遠不忘。